

故乡面和花朵

典藏版

卷三

刘震云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故乡面和花朵

(卷三)

刘震云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乡面和花朵: 典藏版 (全4册) / 刘震云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354-6939-7

I. ①故…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8141 号

故乡面和花朵: 典藏版 (全4册)

刘震云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张维

装帧设计 | 郭璐

媒体运营 | 刘峥

内文制作 | 姜华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0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 59.825

版次 | 2016年8月第1版

典藏版印次 |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1860千字

累计印数 | 500000册

定价 | 186.00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歌一曲 /927
- 第二章 插页：最后的相处 /928
- 第三章 一个学术的新时代：对前两卷文字的牛屋讨论 /941
- 第四章 非梦与花朵 /988
- 第五章 秋风过后，对头颅们的法庭调查 /1052
- 第六章 欢乐颂：四只小天鹅独舞之一 /1110
- 第七章 欢乐颂：四只小天鹅独舞之二 /1182
- 第八章 欢乐颂：四只小天鹅独舞之三 /1234
- 第九章 欢乐颂：四只小天鹅独舞之四 /1289
- 第十章 营救与拜拜 /1348

第一章 歌一曲

背景：胡宁之役战场上

第二章 插页：最后的相处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是我个人历史上最为不同的日子。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不同性将越来越显示出来——当以后的日子一日一日又回归于大同之后。以前我从来没有用过日历，现在当我拿起日历重新掐算这特殊的从此再也不会出现的十二天的时候，我对这个世界一下子就变得无所畏惧了。因为我在这十二天里失去了永不再来的姑娘。当我再回到那个乡村小院大呼小叫喊姑娘的时候，再也不见姑娘的倚门应答了。当我晚上再来的时候，再也看不到你屋里的灯光了。当我不见你的笑容的时候，一切在我面前都成了一片黑暗。姑娘，阴阳的界限在我面前一下子也变得不重要了。我怎么总是看你扛着一个草篮，身影充满天地满面笑容地踱过一片一片的摇曳的黄腾腾的油菜花向我走来呢？你总是满面笑容。当你痛苦地要离开我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谁在你床前说什么你总是在笑。最后你离开我的时候竟是不声不响。你让我有思想准备又没有思想准备。自始至终，你在我面前没有流过一滴泪。但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出了这一切的潜台词：我要流泪，孩子怎么办呢？你最近几年最为担心和常向别人吐露的就是：我可不敢突然死去，如果是那样，孩子赶回来，如何受得了？为了这个，你在我赶到你身边的时候，又以惊人的毅力，共同和你的孩子相处了十二天——当这十二天断裂之后，我可就真的成为大人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屏障了。一切的风，就这样呼呼地直接地来到了我的面前。当我以前在心里呼唤你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一个真实；现在当我呼唤你的时候，你不还在我的心里吗？人流在我身边不停地穿过。多少天之后，我发现我怎么还是在原地呢？故乡也在我面前出现了倾斜。当你不存在于故乡的时候，故乡对我还有多少意义呢？争论和争吵，姿态和算计，在我面前都如同一堆化解的马粪。姥

娘，当我想念你的时候，我知道了我的肤浅；当我呼吸你的时候，我知道了我以前可憎的一面和我到底错在了哪里——马粪的原地已经埋着了了我的踝骨。

姥娘的人生关系并不复杂，她日常所见到和相处的，也就是随着她而延续下来的家庭成员。随着孩子们从低到高长大和一个个从高而低地离开她，她身边的亲人越来越少。这时她所惦记和想念的，也都一个个地在她心中。往往当这种心中偶尔有一天变成现实的时候，她倚门迎接我们的，是从心底绽开的笑容。不管是白天还是很深的夜晚。接着，她又以这种同样的笑容给我们送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迎接和送行的重要性。我们肤浅地、自私地和回避地理解了这种笑容。我们竟然以同样的笑容应答了她。现在我明白了，姥娘在当时就知道这两种笑容像海面的浪花和海底的潜流一样表面看它们是在一个容器里其实它们并不相交，但当时姥娘就故意地和我们相同地含糊和掺和了这两种东西。在姥娘最后的几年里，我们还是占了姥娘的便宜——当我对着姥娘的遗像最后一次向她告别的时候，本来笑容的生前照片，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痛楚呢？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稍稍明白了以前的那一点。她屋中和心里的灯永远是向我们开放和点亮的，我们对她灯的呼应，只是这个世界上的偶然。但姥娘已经达观地把这看成是一种自然，她还是一个人默默地在乡下的院子里度过她漫长的一天又一天。当给姥娘治丧的时候——这是近些年我在这个我从小生长的小院里待得最长的时间，当我看到院子的枣树、石台、屋里的灶台、篮子、水缸、案子和烧火棍这些姥娘在不久之前还一个个运用的物什现在可真到了物在人亡的时候，我才深深地明白了姥娘的最后几年。这些才是与你朝夕相处的东西。因为这一点，它们一下就具有了灵魂。我们倒一下都成了空壳。枣树还在风中摇动。水壶和脸盆一下就穿了底和漏出水。惊诧之后，当时我还没有明白，到了现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又深一个层次地明白：是因为这些灵魂，一下也感到自己的存在失去了意义——当它们单独留下来和我们相处的时候，它们和我们会有什么话说呢？姥娘是怎么一分一秒度过自己在院子里的每一天呢？当姥娘不在我们看到这些物什的时候，我们才感到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当这些灵魂也随着姥娘的不存在而随风而去的时候，我们才模糊地找到了自己问题的答案。姥娘没给我们提出什么问题，生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走后也没有任何遗留。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动不

动就向人提出问题和交出困难的人是多么的肤浅和可恶。当她把我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一个个养大——我们一个个从她身边离开的时候，她除了再见到我们是笑容——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可从来没说过“是我把你们养大”的话——之外，她转身就回到了自己的过去的一如既往的生活之中。她为什么八十多岁还要到田里拾麦子呢？九十多岁还要固执地种地呢？当时我们就是理解成一种习惯，现在我明白了那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重温、温故和再一次地开始。前年还能到田里拾四个麦穗子，去年就不行了，只是在大路的边上拾上两个麦穗子。当然这里还牵涉到姑娘的自尊。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别人的负担，她还像年轻的六七十岁的时候一样在拉扯着我们。当她给我们送行的时候她往往还会像十年前或二十年前一样地说：带走家里的一把豆子换豆腐吃吧。当时我们也就是笑着带走或不带走，但是当时有谁料出这话语和豆子的重量和历史性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姑娘的最后十年的岁月是孤独的，这种孤独还不在于我们的匆匆到来或告别，而在于我们的心灵并没有在深处和她达到相处、相融和相通的地步——虽然这只表现在一把豆子或一把棉花身上。她一个人迎着风走过了她最后的岁月。姑娘，我在忏悔以往的同时，我对你的晚年可真有些羡慕。你的晚年是平静的。你的晚年是不受干扰的。我们所有的到来给你带来的喜悦，到头来你把这种喜悦变成安慰还给了我们。当我看着你的遗像这个时候你唯独没有笑容而是一种痛苦的流露的时候，我心中锥心的痛苦就是：姑娘，你真是白疼了我了。

记得你对我的送行是从远到近呀。我八岁的时候对你有了第一次告别。就像我八个月的时候你第一次把我由县城抱到乡下一样。抱到乡下时候我浑然不觉——饿殍遍地虽然就发生在我和你穿行的路上。四十里路我趴在你的肩上啃着一块硬似铁蛋的黑糖。等到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世界在我面前才真正出现第一次坍塌。当饥饿和离别比较起来的时候，我发现离别比饥饿还要吞噬我的心。风越过你一下子就到了我的面前。一个八岁的黑孩子。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昨天。你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三里外的大路上等乡村公共汽车。你的手巾里包着一块红薯，或是一块玉米饼子。两个弟弟也在你的身边。看看乡村汽车不来，我一边和弟弟们在桥下玩耍，一边是多么担心那汽车拐个弯就开来了呢。这个时候我不讨厌别的，我就讨厌到来，我喜欢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等待。但汽

车终于来了。汽车把我一口吞了下去。我看着姥娘和她身边的两个弟弟的身影越拉越远和越拉越小，这个时候我八岁的嘴里不禁骂了一句粗话：汽车，我操你的亲娘。等我长大以后看《等待戈多》，许多人着急戈多怎么还不来呢？这个时候只有我和《等待戈多》的作者是相通的，戈多你千万不要来，你一来我们就遭了殃。戈多原来是一辆乡村汽车。我十一岁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就是为了告别汽车而一歪一歪骑着自行车来看俺的姥娘。星期六的一天就激动不安，下午一放学，我骑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大梁上垫着一件黑棉袄就上路了。马上就要见到我的姥娘了。这是我人生期待最幸福的阶段。我路上还买过一本书。有一天下了一场暴雨。姥娘，每当我回到那段日子的时候，我怎么就觉得那些日子是那么的干净、明净和美好。我从来没觉得我那个时候的衣服是脏的。我终于回到了姥娘的身边，在这星期六的晚上。在夕阳西下的河边，我的小弟正倒腾着小腿在青青的麦苗地里捉斑鸠呢。或者俺的姥娘正从地里收工，仰头擦着汗看大路呢。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知道要掐算着过日子了。礼拜天是我一分一秒掐算着过的。礼拜六和礼拜日的夜晚，我非常珍惜和不敢入睡。睡过去可就是别的日子了。星期一的早上，姥娘挎着篮子把我送到村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三十多岁。当我走的时候，她还扛着篮子把我送到田地里。她看着我在大路消失之后，她接着就到田里劳作去了。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一年清明正好是星期一。在她送我走的时候，我们一块先去给姥爷上坟。姥爷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去世了。临死之前摸了摸我的身子。磕完头，我和姥娘站起来，姥娘正在催我走的时候，隔着一块高粱地传来一个姑娘凄厉的哭声。一个农村少女刚刚失去了她的亲娘。我清楚地记得姥娘昨天说：看孩子哭得多痛，我要去劝劝她。接着，我越过高粱地告别了姥娘，姥娘越过高粱地去劝那个没娘的姑娘。我十五岁去服兵役，整整三年，没见姥娘。当我穿着一身军衣再一次见到姥娘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姥娘变得那么矮。但她的笑容不变。傍晚，她一边在灶前烧着火，一边给我讲着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你的留保妗没有了。老班长（当年她和姥爷扛活时的领班）也没有了。灶间的火光映照着沧桑的历史。一切都在我和姥娘的交谈之中。短短十五天过去，我又走了。在我走后的第三天，姥娘又让我十三岁的小弟弟赶着一个毛驴车到了塔铺，“看看俺孩走了没有。”这就是俺姥娘赶一天路又回来的心理。后来你就拄上了拐杖。偶尔还有摔倒。这时你

送我们可就由家里到街上了——再也不到田野上了。这个时候你说出来了以前所没有的话语。你总是笑着对我说：“我这好好的，出来别惦记我。”姥娘，我不惦记你是可以的，问题是我出来以后干了些什么？现在你的永远离去，使我永远没有了这种离别。离别的断裂，可不就使我面前出现了真空和空白了吗？你对我的送别由远到近最后到了家门口，当时我意识没有意识到这种离别的加紧呢？当我十三四岁在你身边的时候，我拉着青青的草车，姥娘你坐在车上，风吹着你花白的头发。当我明白这种日子永远不会再来的时候，我多么想再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呢。我还想拉一辆板车，上边铺一条乡村的印花被子，别的村子唱大戏了，你就坐在上面，我拉着你去听戏。你掏一掏你的口袋吧，你拿出你怀里的手巾子吧，你解开一层又一层的包扎，掏出几张毛票，给我买一串糖葫芦或是梨膏糖吧。当你给我送行时说着“别惦记我”和“没有时间就不要强来”的话时，当时也许我并没有在意，现在想起来我可知道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了。后来的每次回去和上次回去的空间，你没有一次是不生病的，当我们再坐在一起的时候，你在说着这以前的病的时候，竟是那么的轻描淡写和一笑而过。也许是四五年前吧，你的体力还允许你一个人在乡村小院里过年，有一年我一个人回去了，大年三十和你一块守岁。炉火前就我们两个人，你对我说了多少的往事和知心的话语呀。这些知心话语还一句一句响在我的心间。直到现在，我还用这些话语和从小你教我的不断的话语在为人们处事，虽然这些善良的初衷并不一定不被并不是处处善良的生活所淹没和扭曲。写到这里我有些明白了，姥娘，你以为最后十年见到的还是你从前的孩子吗？那时候你见到的，已经是一个被淹没的人了。这是我们不常见的根本这种无可奈何也是你始料不及的。我一岁多的时候掉到村里的大水坑里你能伸手把我捞出来和救回来，我记得我醒过来张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叫“姥娘”——这也是我幼童时代记忆的开始；但到我三十多岁被淹没的时候，你除了看着我用眼神安慰之外，在我看着你的遗像要告别时你终于流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生前你能对我做的，也只能是一个笑容了。姥娘，因为你的离去使我在淹没的坑里无所指望，从此当然我的日子也就有了双重，我要把我和你的三十七年的生活一天天地在心里重过一遍。——我清楚地记得三十七年间你给我留下的三个表情。一个是灿烂的笑。一个是当别人说得对的时候在频频地点头——晚年你还拄着拐杖。还有当你觉得世界

出了问题和有一个人拼命地诉说自己而在精神上已经在剥削和压迫别人的时候，你总是将脸扭到一边一言不发。到了晚年说到底你还是无助的，有时候这种情况出现得并不算少，姥娘。每当我扣着脑勺倒在床上想着你表情的时候，我对所有自以为是和喋喋不休的表情——当然这是由世界上最聪明的那部分人表现出来的，都感到恶心。姥娘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这从你坐在太阳底下把土麦中的土渣一粒一粒捡净可以表现出来。你能一坐一晌和一坐一天。当你年轻的时候，晚上的棉花，到了第二天清早经过纺线已经织成了一匹布子。当你迎着清晨的风从低矮的草房走出来的时候，你的脸上丝毫没有倦意。但你决不是一个抓住别人错误不依不饶和得理不让人的。你从来没有给世界制造过任何麻烦。而世界上多少人生来就是为了给别人制造麻烦呢。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一种性格，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他们是一种乐趣。没有麻烦他们就无法生存，他们就无法兴奋，他们的聪明才智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姥娘，你默默地微笑着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这个世纪压在你的身上，你却没有在这个世纪身上划上一道指痕。这也就是你养成我性格懦弱的开始和最后我们共同自食其果的必然呀。你的笑容覆盖了我。我竟从你的笑容中挣扎不出来。当我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的笑容就是一缕灿烂的阳光，当我回到麻烦的世界之中，我怎么看到的总是乌云和貌似微笑的奸笑呢。我八个月趴到你的肩上从县城往我们的乡村赶的时候，你想没有想到，你肩上的孩子从此就永远长不大了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姥娘，我们也在我们的微笑之中，共同酿造了我们共同要喝下去的苦酒。当你在奄奄一息我还给你喂水的时候，我痛心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我的泪就滴在了你的水碗里。姥娘，我们真不该过于善待这个世界。你让我不会虚伪。当我小时候找不到你的时候，你总是把钥匙放到门头上或是门下边的水道里，现在当我三十多岁找不到你的时候，我到哪里去找这钥匙呢？我们共同把自己的钥匙丢了。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已经要永远离我而去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在最后的就要到来的时刻，我趴在你的脸上和耳朵上怎么呼唤你狠心地也不答应。你知道我把你唤回来要说什么吗？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当我看到我们在一起再也讨论不回这个根本的时候，我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姥娘，对不起，一切还是我的错。我怎么就没有在你生前，挣扎着再稍微长大一些呢？如果说在你身边在你微笑之中我没有

长大是你的责任的话，当我离开你的身边自己还没有长大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现在，终于以你的离去为代价提醒和唤醒了我，当你的孩子已经决心长大和要将钥匙找回来的时候，你又不再和我拥有共同的一段时光了。历史的辩证法像粘胶的鞭子一样这么狠毒地抽在你的和我的心上，姥娘，你和我的微笑除了我们自己留恋和作为深处的温暖的回忆之外别的还有多少意义呢？当我就要再次和历史性地第一次告别故乡和一个人来到你的坟前的时候，我的泪终于能够默默地和一言不发地流下来了。姥娘，这种默默流泪的机会也是不多呀。但是你的离去竟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姥娘，这时一个仍没有长大的孩子的脸和头，竟也和你的表情不同地不停地摇了起来。这个时候我就是再找钥匙，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姥娘。

姥娘自幼出身贫苦。你如果是来救难的话，也是从最底层开始。你一辈子都是和脏人、贱人、无足轻重和一文不名的人待在一起。混乱和肮脏，充斥着你的九十五年。幸福的地方，却早就有人把守。但是你一辈子心灵的幸福又是什么呢？你生活在政治和经济的社会里，你固守的仅仅是一种伦理和亲情吗？从前清到现在，九十五年里时代风云翻转，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地考虑过你最基本的吃和喝的问题。我就是趴在你的肩上一排一排饿死的尸体之中从县城回到我们乡村的。多少次我一问“饿死人的那一年”你就发蒙，“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你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早晨爬七棵大榆树采榆钱回家做饭。每到春荒，家中常常断炊。一次你的娘拿着面瓢到财主家借面，看着财主家门口停着一挂外来的骡车，你娘拿着瓢又回来了——你娘的逻辑是：人家家里正有客，怎么好跟人家借东西呢？这天家中就没有吃饭。你娘从家中的后院里找到了你，八岁的你，正一个人袖着手在那里晒着太阳。你娘这个时候流了泪，“俺家的这个闺女好得很，饿也不说饿”。你从小养成的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你的晚年。饿不说饿，委屈不说委屈。问题在于，在这种饿和委屈之中，你怎么还总是能从心里流露出你的笑容呢？在这种艰难的世俗之中，你的生活的乐趣又在哪儿呢？当世界上最后一次我和你两个人拥着炉火守岁——世界上再不存在这样的新年了——的时候，你为什么说起了你小时候和年轻时候的那么多有趣的往事呢？你小时割草的时候，割着割着，暮色就起来了，你和一群伙伴每人背着一筐草回家。正当你们背不动的时候，一挂大车

从后边来到了你们的身旁。大车“吁——”的一声站到了你们跟前，原来赶车的是瞎鹿叔叔。瞎鹿叔叔和蔼地让你们把一筐筐青草搁到了他的车上，接着又让你和小伙伴上了车。瞎鹿叔叔在车上打着鞭花，你们一同地那个兴奋。麦田里你随着你的嫂子们拾麦子。一天下来，你拾的比她们还多。旁边的人就说：“这小闺女这么卖力，一定是一个童养媳吧？”这天拾着拾着到了县城边上，你和嫂子们还到城门洞里乘了凉。本来以为乘凉会被别人赶走，谁知乘了半天也没人管，你和嫂子们那个兴奋。这天你还看着一个人在那里吃牛肉，一块牛肉一会儿就被他给吃光了。吃完，看你一眼，拍拍手就走了。于是你终生就有了爱吃牛肉的习惯。后来你就出嫁了。当你挎着一个小包袱走在乡村的土路上要回娘家的时候，你说到的你那个时候的心境怎么和我现在的心境是那么相通呀，“我多想快一点见到俺的娘”。在娘家住了两天，该过婆家了，你娘送你一程，坐在地上说说话；再送一程，坐在地上又说说话。“你什么时候还再来看娘呢妮儿？”这是你娘问你的话。我明白了，为了这个和这样的话，你在世界的苦难中活得坚强不屈。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在惦念着你和你对这个世界有所惦念。后来你没有了你的娘，你就有了我的娘和我以及我的弟弟和妹妹们。当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惦念持续不断当然是幸福的同时她也就是怯懦的怯懦的另一个同义词也就是善良了。这也就是你在遗像中看到了我最后的离去脸上痛苦和放心不下的根由吧。姥娘，你就对我放心了吧。你一生的苦难不都在惦念的幸福之中吗？我想想着对你就放心了你为什么还对我放心不下呢？过去我听你说童年听了也就听了，现在当我重温你的童年的时候，我的心已经随着你的童年而去和又一次随着你的童年重新成长了，这时我也才明白为什么我们常说有的人已经死了却还在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是这样的姥娘。你一下子就又变成一个孩子了。我分明已经闻到你和小伙伴们背着青草的嫩气和青草叠压和挤压在筐中的味道了。我已经看到暮色是怎样一点一点和一缕一缕起来的。我已经听到割草的孩子们在暮色中回家的声音和乡村孩子特有的说笑声。就像当我现在站在我居住的房子的阳台上，每当暮色要起来的时候所听到的一样。我已经在你们的田野中间了。你当年割草的时候原来就带着我。我不是和你在一起生活了三十七年，而是和你一起生活了九十五年。你说的每一件事和每一句话我都懂，不管是在割青草的时候，拾麦子的时候，还是后来给东家扛

活做长工的时候。做完了一天的活，你把长工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你就做好了一盆汤和拌好了一盘菜，东家还踱过来问菜里放麻油了么，可不可以再放一点呢？这个时候姥爷已经洗完了脸，你们就蹲在一起吃饭。作为一个女人当然是你这样善良和和蔼的女人，我知道这个时候你是幸福的。这一顿一顿的饭，你在世界上已经是吃得非常香甜了。我已经闻到了你们粥的香味。这是你笑容的持续。你一辈子不会生育，但你却有了我的母亲。母亲从麦田里抱回来的时候，手上已露着白骨。我现在想起来，连你带着母亲去到几十里外一个乡村郎中那里看病，也是幸福和甜蜜的了。你们坐在东家的骡子拉着的大车上，你们在飘着柳絮和油菜花的乡村土路上行驶。“娘，我们去哪里呢？”害怕看疮的母亲一遍又一遍担心地问。“我们去赶集。”你对怀中的女儿答，就好像我现在对我的女儿说话一样。这乡村土路上的大车，或许是走在麦花飘香的时节呢。姥娘，现在我明白了，你的去世一下使你告别了你的衰老，你一下在我的心中竟是这么的年轻。但是当我在你离去二十一天也就是今天凌晨第一次梦到你——自从你离去你没有让我梦到过你——的时候，为什么，你在我的梦中，还是我们在分离之前你在病床上的情形和状态呢？从梦中醒过来我可就再睡不着了。这个时候冰盘一样的大月亮照到我的床前。这个时候我明白了，不管怎么说，姥娘，你的离去，还是使我一下子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依靠，世界上一下就孤单单地留下了我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姥娘，你的离去还是太不像话了。你事前怎么就没有跟我商量呢？你说走就走了。这不应该是你给我的信息。接着我就又梦到了你的复活。你躺在床上微笑地看着我。我还给你盖上了一床被子。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鸡叫时分可是城里哪里有鸡呢？你的离去使我在白天里也出现了空白和失去了意义。我和弟弟妹妹的电话，也一下失去了内容。过去我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你住在哪里，是住在乡下的乡村小院还是和我的父母一块住在县城？你的身体还好吗？如果是夏天，我不是还可以问一下今年你麦子的收成和你在田里或路边拾了几个麦个子吗？如果是秋季，给我留没留一把黄豆呢？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电话里因此就出现了一块空音。我们在故意聊着一些别的，但聊着聊着，我们都出现了一种心痛和真的感到了世界的一种无可挽回。原来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个枢纽。现在这种枢纽毁灭了，我们可就断线了。这还包括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电视要看的不就是一个天气预报吗？我要

看看在你身边的天气。现在这种天气对于你已经是不重要了，那么电视和天气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一个八岁的黑孩子第一次告别你的时候，从此他就知道了什么是天气。每当夜里下大雨的时候，这个黑孩子就再也睡不着了。姥娘低矮的草屋会不会漏雨呢？暴雨噼里啪啦地打在两个人的房子上。二十九年后的，当你在雨水和泪水中已经咽气返回故土我们中间从此就隔着一道铁墙的时候，我望着窗外哩哩啦啦的雨丝，我就知道我从此不再有了天气。你冬天夜里纺棉花所戴的那副八岁的黑孩子给你织的毛线手套呢？后来长大的孩子给你买的一根拐杖龙头嘴里的铁珠，今年怎么一下就失去了呢？一切都是预兆。但我的心在故意麻痹你看着黑孩子这样也就随同了他吧？今年春节回去，我怎么就没有和你在一起多待两天呢？到了你的晚年，我越来越发现了我的无能为力当然这种无能为力说到底也无非是一种自私和懒意罢了。当我发现你屋子的杂乱和人员的进进出出我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你杂乱的床头的零碎和瓶子，归拢到一个纸盒子里罢了。我没有给你做大的事情，我也没有给你小的帮助。我知道姥娘你对离去是无所畏惧的除了你担心着我们，但是我要说的是你的过早的离去我是有重大责任的。我以我的熟视无睹作为刀子，割断了你和我们的联系、电话和电视，作为报应，现在世界以我的肝肠为琴弦，日日不断地回鸣着我对你你的忏悔、温故和重新开始。

还是让我再回想一下世界上的最后的十二天吧。我的肝肠的琴弦说到底现在也如同一堆马粪了。你收割完的大地，现在终于不见你的身影而回荡着你的魂灵，我一遍一遍蹚过你坟前的蒸腾的油菜花——怎么在你要离去的时候，你坟地的周围，开遍着一片一片的黄花呢？——再寻觅着你的时候，你分明就在我的身边和身后。你看着我的痛苦而无能为力。我知道，你对自己的离去从容镇定，但这个时候你心里一定是为我难受了。这是我最后要离开你看着你的遗像你流露出痛苦表情的另一个根由。你躺在棺木里的表情，倒是如同你生前的日常的表情——姥娘，在最后的十二天里，我们并不是没有安静、温馨和欢乐。你在最后的日子里，还给了我们你已经恢复和已经好转而且眼看就要恢复如初的迹象。你恢复那天，你说你浑身轻松。到了晚上，吊针去掉了，药也不吃了，你躺在床上那个安详和笑容。我放心地轻松地端着茶杯在你面前走来走去。在你的面前，我和小弟还下了一盘象棋。你虽然不懂象棋，但

你一直在关心着我们的棋局，看着你孩子们的表情。终于，我们推开了棋盘，你问：“谁输了？”——这是你问话的方式，你从来不在这个世界上关心谁赢了，你关心的是谁输了。我答：“我。”接着你就咧开嘴笑了。你把你床边的水果，推给我们吃。姥娘，我多么愿意这种安静和安慰的时光凝固到那里或者至少是再拖长一些。我甚至已经想到第二天要离开你了。你看我对你是多么的放心。但你接着怎么就反复了呢？不就是一个感冒吗？但令我吃惊的是，在这反复面前，你也一直是从容镇定的。你似乎早已知道了自己的结局，无非中间用一个假象来骗骗我们是吗？如果真是这样姥娘，你可真让我无地自容。因为就是这种假象欺骗了我，让我的自私和懒意一下就增长了和迷糊了，一下就覆盖了我的意志。你的反复是在第三天的夜晚。这天夜里就是我值班呀。我明明知道你在那里又开始不舒服和异样了，我明明看到你在那里又喘了，但我以为又像以前那样很快就要过去了。我没有给你采取措施，我还吼了一句让你睡。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真实的痛苦。但你这个时候在我面前显得是多么的听话呀。你也就是回应了我一声，忍着痛苦接着就睡了。你还说要喝一碗酸辣汤，其实我是忍不住自己的困意，我还找了一个“喝这汤接着又咳嗽”的理由，我没有给你做。你也是听话地回应了我一声，接着就又躺下来。半夜我被你的咳嗽声又惊醒了。我看着你将身子折起来在那里咳。你看着我还说：“躺着吧。”我就又真的躺下了。姥娘，就是因为我，给你耽误了宝贵的一夜的时间。从此你就再没有恢复过来。姥娘，你从八个月把我养大，没想到这个黑孩子，到头来倒成了杀你的凶手了。姥娘，是我害了你——但你接着又是多么听我的话呀。虽然你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你已经不让再在自己身上扎吊针了。你已经要拒绝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通道了。谁说也没有用。你说得是那么的平静：“事情不是强着来的。”但这个时候只要我一到你的床头，我趴到你的耳边和脸上轻轻地说上一句：“姥娘，扎上吧。你要这么想，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看我一眼，就笑着又轻轻地点点头，就又让左手和右手分别都扎上了吊针。一昼夜一昼夜左右开弓的吊针，限制着你的自由。但你一声不响。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呀。当时我主要是抱着一种希望，在我谋害了你之后；你当时虽然已经明白了一切，但是你主要是为了安慰我和为了在这最后的日子附和着你的孩子，你竟继续在忍受着多余的痛苦。姥娘，如果我早知道这样，我肯定不让再给你扎吊

针。为了这个，我也应该狠狠扇自己几耳光。现在扇我耳光的人不是已经不多了吗，姑娘？你被我谋害了无话可说，最后你倒在了我的怀里。当我抱着被我谋害的我亲爱的姑娘的时候，我后悔这刀刃怎么没有转向自己呢？——姑娘，在最后的日子里，你对我的帮助从不拒绝。我连续几天值班，你从来不说什么。你不催我去睡。这与你病前的处事原则是相违背的。现在当你离去之后我再一次明白，这一切你还是为了我。你并不是无意的而是有意的，你无非是想让我以最后的体力，来消磨掉我后来的痛苦和悔意。但你想没想到姑娘，正是这样，才让我亲手害了你。姑娘，我们一块又把自己的钥匙给丢了。为什么我刚回去的时候没有让你去住医院呢？为什么心里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呢？为什么心就沉不下去和安定不下来呢？姑娘的事情、病情你仔细地想过和安排过吗？没有。虽然你的好转欺骗了我，但是姑娘，我还是没有把你的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呀。不然结局不会是这样。是我潦草地结束了你的一生。姑娘，你可真是白疼了我了。最后你以生命帮助和附和了我，可是姑娘，这个你从小养大的黑孩子，值得你这么做吗？你的离去虽然会在黑孩子面前出现一段空白，使他觉不出时光的流逝和意义，但是姑娘，你直到最后，还是和你的黑孩子一样错了。我们现在隔着一个世界，我不知道你在那个世界感到后悔了吗？当我们不能共同高兴也不能共同忏悔的时候，我们可就真的像探监的母亲隔着铁窗看服刑的儿子一样，你看着也就看着了，但你不能说世界上最平常也最温暖的一句话：孩子，跟我回家吧。姑娘，你的离去，可不就使我失去了最后和固有的立脚之地和家吗？当你越过蒸腾的油菜花离开我们和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也就恍惚经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乡村那个小院的院墙是去年才翻拆一新的。就像最后的十二天你不拒绝我的帮助一样，最后的几年你也没有拒绝过我们。但在新的院墙起来院子也显得气象一新的不久，你却毫不犹豫地告别了这个小院。为了这个，我多么感谢去年的夏天呀，我和你在这气象一新到处飘满了枣花和枣树香味的院子里，共同生活过四五天。但我没有想到姑娘你走得这么快速，让我丝毫没有准备地你扔掉了让我失去了我们的小院。过去你不是不同意翻拆院墙吗？去年你怎么就同意了呢？既然你同意了，现在怎么又毫不商量地把它给扔掉了呢？姑娘，你不是这样的为人。你把你的孩子扔到了半路，接着你一个人就回了家。姑娘，在我八个月和八岁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做的。